

五
研
齋
文
鈔

五硯齋文鈔卷八

仁和 沈亦然 韞山

雙節王徐兩孺人合傳

王徐二孺人者湖南寧遠縣知縣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故
淇縣典史贈公楷之一繼妻一小妻也公初娶於方卜徐
氏佐其筵方卒再娶於王方與王生女子各二子輝祖徐
出也輝祖貴咸贈孺人贈公初爲淇縣典史以誠長者處
官俸入恒不給賴兩孺人身任舂汲無冗食婢姬更以女
工所入佐益之故雖無旁入奇利而蔬糲適足尋傷位卑
親老不獲迎養遽引疾去官以單輪車載妻妾若子女身
策蹇驢從之旣抵舍橐可垂也家先有田百畝藉以供菽

永在官時爲同產弟模縱飲博鬻幾盡至是益無以資俯仰歸一年父棄養喪具悉出於稱貸不得已南遊粵中無所遇疾卒於旅次歸櫬之日徐孺人奮首觸棺將以身殉王孺人拏涕曰死易耳第視奉衰姑樹孤兒孰輕重吾與若當任其重者寧生賢於死母死賢於生也自是銜哀厲氣同心執苦子道父道靡不身兼時輝祖甫十齡晝稟學鄉塾夜則坐燈下讀兩母爲縫綴紡績其旁或嬉戲忘所習徐孺人輒汪然出涕操尺箠進王孺人曰兒不肖請撻之王孺人乃嗚咽起捉兒臂兒亦啼必謝過讀成誦乃已方贈公之歸喪也徵負者重迹狎至兩孺人傾奩篋中物不足償更鬻前模所弃磽瘠田始獲折券而模方爲其曹

縱與日率羣惡少來索錢償博進無以應卽笞撻孤兒相
恐脅於是有畫計勸避宅者兩孺人毅然不肖曰吾母子生
死當守此一塊土安能畏無狀子弃墳墓奉頭鼠竄耶已
而諸惡少廉知其貧亦漸解散去然自是貧益甚姑又篤
癰噎唾洩溺輒更番扶持有所嗜必力營以進不忍以貧
故闕也姑尋病革張目視兩孺人曰吾無以報若唯願若
婦亦如若事我由是賢孝之譽始藹鬱里中輝祖年十七
補蕭山縣學官弟子未娶也諸女亦待年室中兩孺人同
仁均養操作愈力益以輝祖爲童子師所積脩脯數年之
間婚嫁粗畢方私幸今後差可息肩矣而徐孺人卒以積
勞故一疾竟不起臨終誡輝祖曰兒無念我孝繼母勝孝

我也是時距贈公之歿已二十有三年明年輝祖錄行狀呈有司有司以次聞於朝旌如例建雙節坊縣東門外一時名士大夫之以詩文來表揚者無慮千百遂并雕之今所宣布雙節堂贈言集是也後六年輝祖舉本省戊子科鄉試報錄人至王孺人初輟然曰吾向不自意全今可以報若父地下矣已復泣曰吾兩人一心也奈何若母獨不及見之耶輝祖亦悲不自勝又七年乙未輝祖成進士未及歸而王孺人先以疾卒凶問至慟曰父生我二母鞠我教我而俱不我待雖窮貴極富將安歸乎初汪氏世習法家言輝祖亦以貧故佐諸侯幕府兩孺人屢誡之曰爾父爲吏不妄筭一囚今爾以法令佐人當死中求其生小不

慎則陰譴隨及矣其如吾二老寡婦何輝祖以是所至輒平反疑獄不肖奇請它比以深故陷人後作令楚中循聲遍湖南北蓋其稟承懿訓數十年兢兢如一日云王孺人會稽文學名雍文女徐孺人父名茂鄞縣人孫男五某某繼坊乾隆丙午科舉人繼培嘉慶甲子科舉人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餘以次矯翼起矣

論曰兩嫠共子遭貧乏橫逆之境而其志不少挫卒能令名雙完照耀志乘寵賁於泉壤慶流於子孫可謂難矣昔于公爲縣獄吏知其後必昌殆天之所以報奇節亦所以報循吏歟

懶翁傳

懶翁者杭之散人也耽吟嗜酒情其四肢又直性狹中於人少所可人亦不樂與之親坐是家益貧懶亦日益甚壯歲嘗一作吏苦靴板如桔橈又恥徒糜國家廩俸不能有所設施未久卽謝歸挈家屏居村落中鍵戶著書不輕與人接有水田半頃市舍四五區租挈之入恒不足自給而懶如故也或有慫恿其再仕者輒向空書懶字示之遂自號曰懶翁嘗從容顧妻子曰吾食不必旨而終日果然飲不必醉而竟夕陶然彼藿肉而漿酒者莫吾若也吾風雨不出嚴寒酷熱不出非雅集清遊不出彼出輿而入輦者莫吾若也以諷誦悅口以文史悅心以揮灑淋漓悅手彼呼五白遊狹斜鬪雞而走馬者莫吾若也旣明卽起旣昏

卽息目不病眵耳不病聾彼惑溺於酒色而寢與無時託
命於參苓而衰老彌甚者莫吾若也豈惟是哉爾曹衣布
衣飯疏食夏有扇冬有爐赤腳之婢足以給使令長鬚之
奴足以司薪爨魚蝦雞豚之設足以供歲時伏臘亦上方
不足而下比有餘矣向使吾不懶竟僥倖致富貴則洞房
清宮安知不爲汝寒熱之媒乎甘脆肥醲安知不爲汝腐
腸之藥乎珠朵犀簪琦璫翡翠安知不爲汝誨盜之物乎
言畢輒大笑家人雖不善其言然以是益安於貶削相習
爲懶翁亦不問也性尤不喜與熱人交及富家兒遊曰吾
憎彼語言面目安知彼不亦憎吾耶冰炭而同器不如魚
之相忘於江湖然有能以禮貌交接者亦不故立崖岸亦

不肖盡剗町畦故人亦無甚怨之者生平愛臨池求書者
無虛日既老乃大厭拒番紙幅絹非累歲月不可得也或
值興發遽露頂揜腕爲之各得所求而去又喜談古今事
遇友朋辨難輒奮髯抵掌舌濤翻翻四海齊鋒直欲敵以
一口或宵燈獨酌亦令家人輩環坐聽談禍福善惡事至
酒盡乃已五十後奉瞿曇甚謹晨起必焚香誦經畢方治
他事然不能斷葷血其婦怪之翁曰吾自度此腹不能爲
唐園姑遵菩薩戒食五種淨肉卿蔬筍三十年而目不識
般若字人各有能不能耳倘得道恐我先於卿婦不能難
也翁少年頗以拳捷聞行路見少陵老勇陵怯者輒提擲
數武外或其黨環搏翁亦一一應之秋毫無所損嘗北遊

次濟寧守聞誤墮兩船間未及水卽超踊而出又居都門
時以泥潭誤觸馬尻馬奮兩蹄起翁側身承之以膝推其
馬踏地上見者咋舌至今有道其事者翁頸面發赤曰此
曩時一大不懶事至今醜之公勿言公勿言一日謂其子
某曰吾欲教汝以懶耶則懶有時而不可欲教汝以不懶
耶則不懶有時而不可汝其自擇焉見有爲子孫營窟宅
憂生計者輒戲曰地下不乏金穴吾不任鉏鍤當待兒曹
自取之其持論可笑大率多類此予與翁周旋久頃語予
君嬾良似我非君無知我懶者盍爲我一書其大概乎予
不敢辭退而爲作懶翁傳

論曰印纍纍耶金粲粲耶惟勤者能致之彈毫花歟舐墨

潤歟壯夫不爲也顧不懶於此而轉懶於彼若翁者其亦不善於懶者耶

候選州同知胡君峯墓誌銘

君諱峯字配瞻五峯其別號也先世姓龔氏由餘姚遷吳江自六世祖字心禹者爲錢塘胡氏後遂蒙其姓爲杭人考諱復字泰初讀書不樂仕進生子七人君於行爲五幼從父授經目兼行下執母喪如成人同里桑先生調元嘗偉視之曰是兒神明幹局必非以碌碌終者年十八外蔭傾家故無資藉旣失所庇幾不能供炊服闕遵遺命輟讀與估客走齊魯燕趙間料多少計貴賤往往能以奇勝雖老於廢居者不若也一歲之中春往冬返舟車習勞不以

爲欲用是家漸饒給分贍大小門庭緝諧久之竟以財雄於鄉昆弟間同衣均食有義有禮從子之早孤者撫之如已出然天性儉約不喜爲諂耳諂目之費獨周人窘乏赴之如渴嘗有吳氏子於君素無平生家內外積棺槨數十具貧不能營窆空君聞之惻然爲購地悉葬之此尤爲足稱者也君兄弟雖異居初未嘗割產乾隆甲寅臥疾度不起始呼兩兄與諸從子入臥內盡出田廬諸券及銀錢出入記注對衆均析之曰吾誠不忍與兄弟生分今且死當悉付若輩矣自是勅家事不得復關白後數日竟捐館舍時年六十有六君雖明於計算而外彌雍容頻年挾重貲轉轂數千里外其曹非逐逐不休卽瞪瞶忘食君獨日與

客飲酒縱談當世事倦則手一編臥讀之及其俯拾仰取
未嘗不較他人獨多或叩其故笑曰吾無它吾心有所守
而已既家食時少碎務盡專於伯兄未嘗以赤手起家有
德色嘗從容誡子曰爾曹讀書當知以敦厚退讓爲先慎
毋昧義專利令人笑羯獍不均耳其宅心持論率多似此
君生於雍正己酉閏七月二十三日歿於乾隆甲寅七月
二十二日娶葉氏賢而能後君八年歿子二人長宗溥候
選州同知次元杲候選儒學訓導孫四人女孫七人將以
某年月日合葬某鄉某原宗溥等來乞銘於其師沈亦然
義不當辭也乃爲之銘曰

惟貧之故去儒而賈惟富之故仁義乃附黃山之陽樂哉

幽堂後承受社永熾且昌

自爲壙誌銘

居士姓沈氏名某字某號某先世吳興之新市鎮人大父
具瞻公始遷杭州居士少處蔭下衣暖食飽則爲驕子弱
冠而孤耽吟縱酒尚氣任俠則爲狂生旣舉鄉試六踏省
門不第短衣挾策以賣文鬻字走四方則爲遊子及五知
縣事上無補於國下無益於民則又爲枝官年四十六以
足疾引歸甘貧守寂却掃閉關把卷含毫寒暑不輟則又
爲詩癖爲書淫如是者若干年以疾卒時某年月日也年
若干歲所著有五硯齋詩古文集二十六卷續集若干卷
寄傲軒讀書隨筆十六卷公餘拾句十卷漢書語偶三卷

五硯齋雜志六卷雜言提耳錄佐治編附言各一卷或已
災梨棗或藏篋笥中生平事業如此而已娶於陳妾王氏
四子穎頤頤頤頤頤與頤早死女子三皆適仕族遺令葬於
玉泉山先塋之傍而爲之銘曰

帝懸解天袞墮本無生安有我蟲之臂鼠之肝從所化奚
悲歡

焚管城子祭文

予自學書以來所用不律大小精惡約數千矢退而弃去
者十恒七八焉嘉慶丙寅五月檢校敝簏尚存百餘雙追
念前勞彌增嗟惜乃薄設酒脯祭而焚之且爲文曰
文字之交君居其一朝握夕舍與君更暱我有隱憂君能

寫之我有不平君能鳴之或評往昔或誠來茲靡不相助
乙乙抽思往者文場每戰輒北匪汝鋒藏實吾命塞旣墮
風塵簿書驅逼朱之墨之累汝不息我旣謝歸仍不我違
夕吟月露朝咏芳菲長綃大紙盡瘁指揮蠅頭蚊腳結體
纖微或蟲而蛙或老而禿凡此林林皆君眷屬雖不中書
豈敢久辱茲易得離焚之曰宜崇肉於豆泛醴於卮再拜
而送悵惘陳詞去爲祥煙氤氳翕翕去爲慶雲紛郁五色
否爲香土如蘭如椒毓生神芝雪霜不凋或向夢中毫端
花吐或助文思先借後取毋從馬生呵取酒脯毋作狡獪
詣李林甫

議賑

今時救荒之法有二一曰發官廩以糴貸一曰勸富民使捐助而已夫官廩之粟時或不充富民之捐力亦難繼則二者之外欲籌其以民濟民之法似莫若令鹺商各捐錢若粟於官以助賑仍量度災區之廣狹久暫而酌增其直於鹽以卹商一轉移間民得食而商不困亦一時補苴之權變也試以浙江一省言之浙江一州七十四縣通上中下而橫之不下五百萬戶通大小貧富之戶而橫之每戶日食鹽四兩合五百萬戶共日食鹽一百萬觔值水旱隔并之年郡縣有乏食者每觔令增錢一文計一月當餘錢三萬緡不別男婦老幼人日給十錢或米三合計一月可濟十萬人而又益之以官廩及富民之樂輸者寬然其有

餘矣且五十口之家日食鹽不過觔許日增一錢終歲纔增錢三百六十下此口遞少則增愈微不過日損一家毫釐之費而活十萬人垂斃之命人亦何吝而不從乎所慮者商力時或支絀不能取辦於旦夕將奈何夫遲賑一日則民早死一日又莫若先假之以官帑而刻期以責其償是商貸之於官而償之於民又何畏而不爲乎夫然後計其災區之廣狹時日之久暫或視此數而少增或視此數而更減災息卽止有私增者罪之上不煩國家籌畫之勞下不損閭閻衣食之藉而存活者已不勝計焉其亦以民濟民之一法歟

六療

迂叟兀坐嗒然不怡客有參戶入者揖而坐之叩以姓氏
笑置不荅良久言曰君寧重有憂耶叟曰然客何以知之
曰吾聞薄然以下者懼之色也瞿然以靜者憂悲之色也
今君之色瞿然以靜吾是以知之叟曰客知之客能療之
乎曰吾生平所遇多異人又往往得天下奇寶君第爲吾
言所憂苟可以爲君力者必無恡叟於是欣然前席曰僕
之憂凡有六客能爲吾療盡療之不能爲吾盡療幸先治
其大且急者客曰奈何曰吾年甫下壽內困外衰矐矐者
髮皚皚者髭朝覽經史夕輒忘之鱗次萬卷讀破何時一
憂也兩兒不慧好弄惡書種苗得莠求驥得駑鼠入牛角
有不如無二憂也財產益狹家食不充六十宿肉雞豚誰

供唐園之腹負此衰翁三憂也傲屋而居如燕巢幙哺長
諸雛飛飛焉託四憂也天台雁蕩日縈於心黃山少室夢
不可尋濟勝無具結廬無金泥蟠市井負負山林五憂也
窘戚踏門貧友告急吹沫潤之片鱗不溼非爲德之不終
實西江之難挹六憂也凡此六憂纏腸著腑方眠輒起方
哺輒吐方揮擲毫方談落塵客能療之角崩堦土客迺掀
髯而笑曰吾以子之憂爲不能蹴崑崙使東倒挽黃河令
西流僅此而已何用不瘳夫九轉之丹驟不可得五石之
脂澀不可食子誠憂老吾將邀薊子訓與子對坐使星星
者黝然而復黑文有神助思有神通子憂子愚吾將吞之
以丹篆假之以彩毫而使之爲詩伯爲文雄牯牛肥狗鵠

酸臍鳧求之卽得不費錙銖子誠憂飢吾將贈子以虎毛
之筆蘇耽之盤而永飫夫膏腴川谷徑復軒闥譎詭嘉卉
奇葩不可殫紀子憂無居吾將館子於右丞之別業盧鴻
之草堂而終身不它徙列禦寇行則御風無名人厭而乘
鳥其遊汗漫其說荒眇子誠欲遊吾將授子以縮地之術
而天下可小廣廈萬間豈足遍芘三致千金其盡亦易子
欲濟貧吾將傳子以王陽之方各如其求而不厭夫再四
非僅此也更有一物名如意珠凡有欲爲無齟齬并以
贈子憂其療乎言甫竟復有一客大笑入曰吾聽客言久
矣匪療子憂將益子癡是爲妖魅盡速逐之於是二客闕
然良久主人惘惘不知所從後客乃從容言曰夫曲腰僂

末目眇聽重則謂之老今子耳聞夫嚙嚙目辨夫青早晨
牕讀書夕燈構草理丞屯泄眠宴興早彼少壯而羸弱者
方疑子以竊安期之棗有子可怒是爲一樂囊於法度加
以繩削長鳴之雞勝於啗鶴彼富貴而抱伯道之痛者方
妒子以種藍田之玉甘腊腐腸五臭薰鼻薄酒之味勝茶
韭菰之供易致飽卽徐行愁乃獨醉彼染指於朱門之殘
漿冷炙者方羨子以非嗟來之食傳舍甲第逆旅乾坤百
年瞬息鴻爪畱痕苟可託足久暫何論彼拳跼於蝸廬而
不能蔽風雨者方羨子之鳩居鵲巢而得以長其子孫經
讀山海壁懸畫圖神往目注身如與俱況春秋之佳日頻
往來於西湖彼杞草梓土而終身不離隴上者方豔子之

無翼而飛乎蓬壺一飯之款百錢之賙來不忍拒施不望
讎從井豈智抱石非謀彼號爲寶精金穴而罕肯落其一
毛者曾不若子之微潤以涓涓之流言已復爲之歌曰知
止兮不辱知足兮常樂隨所遇而優游兮大鵬何必勝夫
簷雀於是主人避席再拜曰無疾而灸不病而呻庸人自
擾忘道謀身感子良藥如起死人拜起已失二客所在

跋河源圖卷子後

黃河在宋以前雖屢有遷流猶東北趨海自熙寧澶淵之
決河遂入淮明洪武中陽武之決竟全注於淮矣夫河亢
淮卑以七八千里衝溢震盪之水而畢匯於淮其決裂四
出勢所必然於是不得不多爲之隄防培溝增高勞費無

已論者謂數百年後河終當與江合果爾則淮揚諸郡之人尚復有子遺乎此圖乃前明畫苑所作自崑崙至海口一萬五千里逶迤曲折經過山川郡縣各爲圖寫標識宿遷而下長隄複堰迴環交錯中仍瞭如指掌非積數年之久不能成也以填書地名小有譌誤遂不復呈進井不署畫者銜名而其縷析分注井井有條青綠山石樹木亦秀潤有氣韻誠案頭之清玩也初爲宏農楊氏物余以四十金購得之重爲裝潢每兀坐無聊輒展視一過覺此身如乘浮查搖溶從天上來又念禹迹終不可復盪溢之患伊於胡底便思向海中移沃焦石置朵甘九渡間涸盡星宿海中水乃爲大快耳嘉慶辛酉九月病中跋於五硯草

堂

跋范寶樹聖教序帖

予數十年來所見聖教序不啻百餘本絕無當意者惟前在南宮時有人攜一宋搨者來爲棗強縣鄭氏舊物惜前後已失去三四頁欲以五十金購之不肯售尋聞挾往都門不知爲何人所得至今思之頗悔曩日之小吝也予家所有乃桐扣山人沈甲轉得之任海若家者蓋割截諸舊搨而擇其形神完好者存千餘字雖文義不屬廬山面目尚彷彿可認范君此本亦是明搨風骨較予本差遜然視近時各本則又遠勝矣

跋龍藏寺隋碑後

龍藏寺隋碑卽朱竹垞所謂土人目爲大佛寺碑者是也
今寺仍名龍興碑在大殿前蓋以小石亭乾隆壬寅春予
奉檄赴井陘縣事畢還過真定遂揭兩紙還而張公禮姓
名已漫漶不可辨識蓋去竹垞翁時已百餘年固宜其剝
落若此然完美處自是可愛今又二十餘稔矣想損於甃
槌者益多并欲如予此本亦不可得也

書方春祺聽齋軒詩卷後

嘉慶丙寅四月二十六日晝長欲睡因檢點廢書適見桐
城方柘湖春祺所著聽齋軒詩草一卷計古今體八十四
首乃其弟秋穀手錄存者已失之十年矣頃乃復得之遂
重閱一過好句佳篇爛然紙上如故也回憶曩令南宮時

柘湖下榻荒署者年餘秋穀亦佐予筆墨公餘觴詠靡不
共之迨改令豐潤柘湖蹤迹轉徙無常獨秋穀相依最久
後在大城柘湖自都門赴大名迂道過訪畱信宿別去明
年予謝病歸秋穀亦他適自是音問絕矣前數年遍訪其
伯仲近狀不得會有舊僕自北來言柘湖已旅歿江西秋
穀亦相繼殂謝唯不記在何州縣予爲之泫然者彌日今
柘湖之詩秋穀之手迹具在目前而其人已不可復見生
死之感情何能已耶往者汪君鳴鑾易簀時以詩文屬予
刪定因擇其可存者若干篇不知柘湖此卷其家尚有別
本否安得合而雕之以慰幽魂地下

五硯齋文鈔卷九

仁和 沈亦然 韞山

越州高氏宗譜序

睦族之道莫先於明譜牒譜牒不明然後尊卑長幼之序
乖相保相愛之誼絕幾何不一本也而儕之行路乎第源
遠則先代難詳族繁則支派易紊于是有妄次其世代者
矣有錯亂其輩行者矣則譜之作亦豈易言哉夫家之有
乘猶國之有史昔司馬遷作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
往往牴牾歐陽公譏其不能闕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富
今爲人苗裔輒欲追次其先人於數千百載之前此必不
能之事也然則爲譜者奈何莫如就其差近而灼然可信

者祖之以次莫繫世別昭穆詳其可詳略其可略且闕其所不知庶乎其得之矣越州高氏系出齊太公歷周秦漢魏千數百年其盛衰遷徙罕有能知之者自宋以來始有汴譜越譜之分尊唐文貞公行儉爲始祖武烈王瓊爲近祖者汴譜也以文貞公十五世孫梅峯公廣元爲始祖者越譜也而越州諸高竄爲繁衍爲派者十有四皆散處城市及邨落間雖家各有譜亦僅記其本支此外則從略焉乾隆庚寅夏履橋派有字濟寰者與其族孫以介始搜集各家抄譜而彙輯之仍尊梅峯公爲始祖自公父伯齡而上則次朝代自公以下則次世數而世系世傳大傳宗德閭儀及像贊碑記諸文字皆以次編載凡十有四月始鏤

板成爲卷三十有六然後越中諸高合爲一譜某派某支某遠某近可按圖而索矣越三十九年爲嘉慶戊辰凡生平庚寅後者又振振矣吾友伯陽又東廣鏞及其從弟順昌復倡捐續修而任其事者則有景福寶含芥舟以介諸人或勸輸雕資或專司經理或任編纂校對而景福尤有力焉遂于是歲五月開雕至巳巳秋藏事與前編共計若干卷譜於是大備旣成來索序于予予曰譜之作不難於遠引而難於近徵不貴乎廣搜而貴乎不混今是編斷自唐代其世可徵也詳本支黜異派其宗不混也有條而不紊數典而不忘後之君子方將取則於斯豈特明尊卑長幼之分敦相保相愛之誼已哉彼世之以遥遥華胄爲榮

以聯譜望族爲盛者直自誣其祖耳曾何譜之足云何譜之足云

章靜山娛老詩稿序

詩有劇心怵目而爲之者亦有率意探喉而出之者然劇心怵目者不必盡工率意探喉者未必皆拙也況乎居閒自娛藉以送老第能達吾意中所欲言也則已必以一言一句之未安輒撚髭擁被終日作蒼蠅聲是以所能苦其性者也曾何老之足娛乎予友章君靜山少時能文章善書法獨不喜爲韵語卽清遊雅集分題闕韻雖強之終不肯成一字予嘗以曾子固目之且嗤其有酒腸而無詩腸也尋予隨牒圻輔與靜山別者凡十一年及歸則靜山又

將老矣旣不得志場屋遂絕意進取自適於詩酒而予每
歲謁墓武林輒與三五故人作十日遊酒酣興發必有所
作靜山亦喜讀予詩然仍不肯出一篇相示予又笑其阿
蒙固猶昔也今年春數集湖舫遊飲益懽將別靜山忽袖
出數帙曰此十餘年來所以自娛也能爲我繩削之乎予
旣喜得見靜山詩而又怪其前此之故爲深藏也急取而
讀之長篇大什材富氣充咏古諸篇彌見識論豈僅以娛
老而已哉雖字句之間尙有可議然靜山誠樂乎此則老
去漸於詩律細必自能更定之寧藉予之以輕塵墜露而
益彼河岳乎哉因書數行以歸之

句曲張氏重修宗譜序

句曲張君蒼巖重輯家乘將付梓介其友印子芸閣來乞
余一言以弁其端且稱張君門內外行有古君子風未可
以賈人少之者余慨然曰今之善廢居者大率營田宅厚
妻子而已否則好娉嬉之費凡可以諂耳諂目者輒揮霍
無所恡至語以家乘之修廢瞠然不知爲何物尙望其割
囊貲以爲此不急之務乎今張君顧汲汲於此續世系別
班行使受姓以來幾千百年無一代一人之遺非素敦於
水源木本之思者能如是耶則印君之所稱吾於此益信
之矣聊書數行以歸之而其先世之顯晦支派之分遷具
載譜中故不復論惟中間序傳之或當去留與夫體例之
尙多可議試歸而與宗人之能文者商之益善矣

公穀異同合評序

爲春秋傳者左氏之外則有公穀鄒夾四家皆得之當時
口說各自爲書鄒夾亡于王莽之亂公穀之學盛于後漢
何休最袒公羊范甯則并三傳而竝譏其失然均不若左
氏之親聞聖言故其事信而其傳亦備卽間有附會或少
不當于正義者亦百無一二焉予幼卽喜讀左氏傳塾師
更授以公穀不肯卒業今老矣復取二傳讀之雖皆以空
言說經而時有妙義因并錄二傳之異同者而合評之或
彼優於此或此優于彼或彼此皆優皆失竊附以臆見至
其說之必不可從者間取左氏証之此非敢評定先賢也
亦聊以存小儒詹詹之言而已凡所評其若干條其一有

傳一無傳及雖皆有傳而簡略無深意者概不入焉嘉慶
丁卯大雪前三日梅村居士手識

讀書三筆序

讀書續筆既成或問於予曰將尙有所續耶予曰已重災
梨棗矣不可以再增多口客曰子不見夫蠶乎不死則吐
絲不盡恐子之絲亦猶是耳予笑而置之丙寅冬老境寂
寥以書送日偶有所見復隨意草數條至丁卯春杪已積
百餘紙遂分爲六卷次於續筆之後豈卽客所謂未盡之
絲歟然蠶之屬不一其吐於蠨歟抑吐於蛭與雥由歟吾
不得而知矣俟辨之縑繭者

高氏宗祠碑記

高氏之先有諱瓊者宋真宗時歷官至太尉紹興初追封
衛王謚曰武烈并封其下四代今山陰縣梅里之高氏五
王祠是也春秋俎豆載于祀典凡十傳爲梅峯公始居前
梅里又十五傳爲梅溪公以業於杭也遂與其弟字聖山
者先後去山陰而家於杭公樂善好施黃髮不怠人多以
佛兒呼之習見越中著姓皆有宗祠子孫享祀不忒徹具
燕私尊卑咸集藹然秩然心嘗慕之而力若不贍臨易簣
顧謂諸子曰成吾志者其在爾曹慎毋忘也公旣歿三子
長伯陽次又東次廣鏞並能觀時變爲廢居以此貲益高
及割產伯陽慨然謂二弟曰亡父臨終之囑今其時矣然
余實家督建祠事當獨任之弟等分肩其他可也乃購地

於仁和倉橋之後營袤廣四畝許審方位料材役以授其
姪鳳詔景福董工匠而提諭之逾年始畢工凡用錢五百
餘萬又慮後人之不肖也請於有司注載縣籍俾尺土寸
椽不敢生覬覦且多爲規條以教誡子孫粗細咸備於是
梅溪公數十年之所繫諸寤寐者至是而釋然地矣余
數遊其祠見夫崇寬者堂深邃者室有軒有齋有
琴檠延屬版築枚實嘒嘒噲噲正冥各得旣美伯
承先志而又嘆其經畫盡善不徒爲一時計者方
何多讓焉今其弟又東等又能不惜上價購祀田若干晦
使世世除葺備物有資則規模益宏遠矣因爲之記并書
之俾勒於石

夢遊小摩倚洞天記

嘉慶丁卯十一月望後三日之夜卧不安枕漏下二十刻寢漸甘夢一人捉予臂出門去行甚疾凡過城郭都邑皆非素所經由已至一處平沙浩浩左右兩大山插天左山狀尤險惡時有黑雲怪氣籠罩其上望之令人毛髮森豎其人曰此卽大摩倚山也多奇鬼怪獸亘古未嘗通行人又指其右者曰此爲小摩倚山中有洞平坦可行度此卽洪崖先生居處矣君其有意遊乎予欣然相與循崖行約里許得一洞洞高八九尺初入甚昏黑幸其下砥平可任意投足以手捫兩旁石壁亦滑澤而溫行數百武少釐朗可辨色仰視其上罅縫聯斷天光日景時漏一線而道益

寬廣間有廬舍比次皆扃戶無人聲壁上多鑿仙佛神鬼之像亦精細可愛予是時膽益張足益放不覺行出其人前而中多岐途每至分路處其人輒自後呼曰當由某道去悞入則不出矣凡歷六七處覺又漸昏黑呼其人已不復見疑其先行也急追之纔數百武見道旁雙扉豁然中有堂三楹若官府次舍其門額楹帖模糊不可識讀方徘徊間中一人突出曰汝何爲者此豈汝游地耶徑前執衣予悲甚力顛之而逸然是時已不辨所向但踉蹌疾奔又聞後有數十人喧逐聲悖絕而寤汗淫淫猶浹背也歎曰海內洞天多矣獨不聞所謂大小摩倚山者彼何人哉導予遊而中忽弃之豈以予塵障不除尙未可遽詣所謂

仙境者耶抑以予不能步趨斯人之故遂半途而廢耶姑誌之并繫以詩一篇

先考闇齋公先妣凌太孺人合傳

府君諱某字某號闇齋先世爲吳興著姓明初九世祖逸耕公始由竹墩遷馬要七世祖見心公又由馬要遷德清縣之新市鎮皆高貲以恭慎稱高祖沛霖公讀書好義萬歷時爲運白糧事多不便于民以諸生走京師上書不報歸遂絕意科舉曾祖子千公喜施予凡稱貸不能償者輒歸其券而小人無義或僞爲空乏以給公公知之亦不復更責償晚年貲遂衰大父具瞻公又遷杭州以文無害佐按察使治刑獄察比必於寬厚不以鉤撫毛髮爲能故一

時以漢于公目之尤好爲調恤窮困事每冬月出行見衣不蔽體者輒解衣衣之一月中忍寒而歸者不啻數四又嘗歲除祀神畢夜將半令僮僕檢視門戶有偷兒伏案下羣譁而縛之公叱止好語之曰視爾似非習于偷者柰何夜入吾家其人叩首曰由貧甚無以卒歲遽萌此不肖念乞公寬之公乃與米一斗錢千文曰米可給半月食挾千錢爲肩販一身飽煖粗足盜不可爲也其人泣謝去亦不詢其姓氏及明年歲終祀神之夕園中見鮮魚二尾莫測其由來又明年亦然公恍然曰豈案下君子以販魚爲業故以此相報耶元六七年乃絕公艱於子嗣年五十三始生府君府君幼讀書務期通大義於章句不屑屑也年十

六大父母皆篤癯家又燬於火遂廢讀從它師習法家言
既成雖老吏不及然麗事持平比於大父若璽之印埴無
不肖也娶吾適母趙太孺人妻道婦道咸備府君以是得
備治外事未幾內外蔭相繼傾府君卜兆域玉泉山麓葬
有期矣會星家言是日不吉犯之必有殃咎若易某月某
日大利後人府君曰吾唯知先人入土爲吉不知利吾身
爲吉竟葬之不數月大父有義子錢某以覬產不遂撫他
事誣訟府君子觀風整俗使者并及尋舅氏趙某時外王
母方老病床蓐執府君手而泣府君曰無怖也事能白與
否吾當以一身承之必不令老人憂愛子旣赴質詞卒不
及趙而徵召証佐宛轉遷延逾二年始得白錢氏子已先

爲神擊疽發背死府君歸則家已壁立矣初府君被攝時
親姻悉屏跡趙太孺人尋以憂亡惟兩幼女及老嫗守舍
趙氏舅視若道途百錢斗米之卹不及也府君以外王母
故善遇之如初是年吾母凌太孺人來歸太孺人賢而能
攻苦食啖撫前女如所生府君旣無內顧憂遂遠遊諸侯
幕府踰數年囊橐小潤諸所謀又有天幸復漸饒裕年四
十三始生予喜曰較吾父得子又先十年庶幾其見此兒
成立乎雖然姑息之而縱其志不若束縛之以收其威也
是以予自孩提至弱冠于顧復饑飽寒煖外小過輒以楚
大過輒以夏日所讀經書夜分必背誦不遺一字方許就
寢及旣爲詩文必取塾師所點竄者視之塗抹少卽喜見

顏色否則奮髯抵几擲紙地上良久乃解故魯鈍如予幸免沒字碑之誚者皆府君嚴訓致之也府君氣度恢廓喜急人之難親戚中有貧乏不能自存者悉招致於家又好客故食指恒數百而太孺人撻作中饋亦樂此不以爲疲有被訟冤誣貧不能雪者走投府君府君輒館舍之必爲之百計伸理俾脫然而去乃已其人後或有所酬則正色却之曰向吾憐若冤故爲若直之豈張飯肆者必索若直耶坐是家日落人有以此爲言府君曰天生一人必有一人食料彼衣食於吾者皆其人命中自帶來物於吾何與太孺人亦嘗詔予曰每見人家嫌食口多漸次減汰而其貧益甚爾父之言當謹識之乾隆甲申府君春秋六十有

二矣予始補弟子員尋患熱疾諸醫咸云不治太孺人哭失聲府君曰以病言此子必不生以天道言此子或可治已而果遇葉姓鑒投數劑而愈予旣重得生府君忽於是年七月以微疾捐館臨終誠予曰不愁汝讀書不成只愁汝立脚不穩五世一身當思所以仔肩之重言畢而逝嗚呼痛哉當是時予未婚一妹亦在室家雖益不支冗食者如故也太孺人初鬻產繼則取給典質諸人始內不自安力求去不得已許之歎曰吾不能終成爾父之志死有餘媿矣後二年予娶婦陳氏又一年舉戊子鄉薦妹亦適史氏已丑會試報罷後二年辛卯太孺人年雖六十有四而神明不衰飲噉如舊予因是再赴禮部試乃試未終而太

孺人凶問至踉蹌奔喪竟不能躬親歛含跪聆吾母一言遺訓不孝之罪孰有大於予者乎府君性嚴急婢僕有過悞太孺人必曲爲掩蔽至不可掩則曰吾所爲也雖受訶詆不惜獨未嘗爲予隱曰是不可寬也予兩姊先後嫁一婿姊壻楊君大經贅於家者數十年凡飲饌果餌太孺人必先擇佳者賜姊及甥男女餘則給予兄妹或疾病及乳子日夜撫視尤至戚鄰中咸謂世無此好後母云府君歿後十六年予始作令圻輔又六年遇

覃恩贈如官又九年與兩太孺人合墓于玉泉山之新塋今老矣恐二子聞之而不能記也乃拭涕而詳述之使後人賢知皆本府君與太孺人厚德之所貽脫不賢非予之不

孝不肖也曷爲致此嘉慶戊辰小春望後十日不孝男赤
然百拜謹傳

吳貞女傳

貞女姓吳氏名式玉仁和名士桐岡先生女也母黃館室
之夕夢麗人手桂花一枝褰帷微笑旣寤而貞女生數
歲花明玉淨與講說經書大義條達如夙解旣長嫻於女
工間弄筆墨輒隨手焚去尤嚴於禮防雖至戚不可見也
父母絕珍愛之常曰吾女非塵間人不得佳壻不字也乾
隆己卯先君子耳先生名延爲館師予時年十五初呈所
業文卽蒙獎許翼日遣媒來議婚會先已問名陳氏故不
果先生旣雅愛予嘗從容曰吾不能壻若要當子若予幼

多疾家人偶憶日者言易姓可延年於是拜先生爲義父
旣與諸兄弟齒復請以弟禮見貞女貞女拒不許先生亦
笑置之越二年予家日凌替先生招徃其家卒業居數日
聞後堂有物墜地聲如五斗囊俄驚號甚喧貞女弟以母
命促予入則貞女奄然仰卧地上吳母哭曰爾姊自樓梯
墜皆外出矣吾母子又孱弱沈郎可抱而振撼之當復息
從之果甦時先生已外至急抱入寢所投以良藥幸頭面
肢體無所損不旬日瘳尋知予實振撼之乃大哭曰吾寧
可復活耶去屢被覆面嗚咽不食者三日先生諭之曰兒
讀書徒知授受不親耶嫂溺不援比於豺狼汝於沈郎則
爲姊且母實命之亦何嫌何疑而自苦如是乎貞女終不

釋固請爲比邱尼予亦逡巡歸述其故家中人咸以爲異聞後數日先生遣倅召予愀然曰此女以前故求祝髮不得已許其不字矣然吾兩老人何能竟恣然耶今姑以字若女在吾養之女死若葬之不違彼意不傷吾心不礙若之娶於陳氏曲全無出是者予曰如是則某以坦白始而以嫌疑終矣且許之不字而又字之旣字之而卒無異於不字無乃兒戲乎先生曰雖然吾聊以自遣耳辭之徒增人悲鬱予不得已諾焉已而有洩其言於貞女者又哭曰豈以兒有鍾建負我意乎請亟寢前議不然當以死明先生怒曰吾豈遣若爲沈家兒媵侍耶吾豈能終忍若不鳥不鵲耶母亦怒曰事由我起我以死謝若可乎貞女於是

不敢復言然自此長齋禮佛無意人世矣後一年甲申先
君子捐館舍又一年貞女亦卧病不起歿之日先生令予
入訣予前執其手悲不自勝貞女已不能言但以手三拊
其枕而瞑予助營含斂訖發枕得書數行大略言前事非
已意不敢違親命故也死之後葬于吳墓于沈宜以禮裁
之勿再爲人描畫字畫殊草草蓋屬續前三日所書予益
悲甚稟命於先孺人爲之立主且請其柩非禮也聞貞女
能爲小詩至是檢其奩得題畫梅一絕云枝撐寒雪影臨
池一種仙風只自知明月滿天人語靜鶴來何處宿花枝
字跡纖媚視永訣書殊有風致此外絕無所睹矣貞女以
乾隆甲子八月一日生歿於乙酉二月十二日年二十二

予老矣不忍歿貞女之志且恐子孫之不復知顛末也因
屑涕而爲之傳

五硯齋文鈔卷十

仁和

沈亦然

韞山

候選訓導例封文林郎高君觀海傳

君姓高氏諱觀海字又東別號秋崖先世居山陰縣之後梅里考梅溪公始卜遷杭州生三子長伯陽季廣鏞君其仲也伯陽廣鏞皆世其父業君獨習儒遵父命與兄弟均勞逸故客吳門日多年二十四入山陰邑庠其硯席之交惟與余及蔡君鵬胡君應煌屠君國用潘君世鼎吳君錫麒章君坤等六七人爲深友互相切磨期於遠到故雖連蹟名場而銳氣不挫迨四十後君二子鳳詔攀桂並有聲庠序遂息進取心家居經畫碎務外喜觀鑒書葬經及佛

老家言皆有神解於地理尤精時梅溪公兆域尙未定君
日與弟廣鏞芒屨竹杖搜幽抉隱踏遍西湖南北山逾二
年始卜吉玉岑山麓塋焉老形家咸以爲不及也乾隆甲
寅鳳詔舉本省鄉試攀桂亦以高等食餽君略無喜色後
二年鳳詔攀桂相繼歿又一年吳配章孺人喪又三年吳
長子鳳儀喪當是時君春秋將六十矣人咸謂老境遭此
其何以堪而君方怡然曰前此之處亨逢吉皆夢幻泡影
也今日之凶禍屢臻亦夢幻泡影也曾何足怪乎蓋君嘗
從大雄山崇福寺高僧溪谷遊徃徃聆其妙諦故能破障
礙如此自是以家政付諸孫非大事不得關白君酒戶雖
小及遇二三老伴輒留連過從談飲彌日不倦去年春余

謁墓武林君招遊雲林寺坐肩輿懸酒壺果榼其後至則
坐冷泉亭畔相對啣杯談不住相布施者竟日冒雨而返
復訂三秋之遊旣別問數通初不聞有他至八月七日尙
提杖出門訪友明日午後忽咯血數口君以爲偶然且誠
家中人毋驚惶會是日兩孫方閉試闈中不獲出又明日
晡時語家人曰時已至吾不能待矣柰何遂瞑目而逝君
嘗謂諸孫吾雖健它日懸解時必速至是果然君約於自
奉見人之衣食鮮美者弗善也惟放生施藥瘞暴骨等事
無所惜嘗途次見一婦人與小女子相持哭詢之以夫病
無醫藥資鬻此女於富家成券矣君惻然卽傾橐如其鬻
之直以與之去其夫疾尋亦瘳至今尙一家完聚云蓋樂

善就義其天性然也君歿後三日余旣哭之以詩今年元
夕後三日君長孫瀾寓書求作君傳嗚呼余交君逾四十
年初爲梅溪公傳旣又爲賢嗣鳳詔攀桂傳今又次君生
平十餘年間傳其三世亦可悲矣孫八人某某或能文章
或善治生產皆足以昌君後者曾孫二人某某
論曰不好善多財適以爲患也不通命悲憂適促其生也
人皆知之人孰能之知之而能之者其吾友乎

候選訓導歲貢生潘君世鼎傳

君姓潘氏諱世鼎字禹湘別號亞江杭州仁和人先世皆
讀書不仕考諱經馭以名進士出知江西新建縣事連最
擢湖南辰州府知府尋改知長沙卒官君少而慧齊能讀

等身書雖隨侍宦所無統袴綺襦之習年十八補學官弟子員益專精經史視青紫可唾手取也旣而連不得志又丁內外憂及大母喪前後蹉跎者幾十載始以高等食餼而君年已四十矣當是時文體日趨滌績凡同硯席諸子及鄉里小生皆以次掇科第去君猶韞韞膠庠人咸有劉蕡之歎君方怡然曰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明珠特患非珠玉耳彼澄川而披泥者固大有人在吾終當得之遂復連蹈棘闈其氣益壯其文益工而柰何其遇之嗇如故也嘉慶甲子秋試後以場中題壁一律寄予曰豪吟氣久薄雲霄人海叢中尙奪標老將果誰矜矍鑠奇功今始識嫖姚文成壯采更三點人映奎光燭萬條十笏樓居花滿樹者

番卮酒喜相招讀此可想見其騰蹕凌厲之概至老不挫也後一年貢名太學予屢寓書諷其宜少息進取心君亦知不可與命爭日以賦詩課子自適重門矮屋中自是不復有君蹤迹矣予與君同生乾隆乙丑週甲之歲相約不受親朋慶因僦湖濱小樓三間居之青山插檐淥波映戶徵召雅素酣飲豪吟者半月平生聚首之樂莫逾于此又四年戊辰君又以季女字予幼子予時以僑寓故卽君家其觴蹇修於鼓桂山房在坐者爲高秋崖吳穀人章靜山三君滿浮大嚼見跋而散咸謂脫去俗禮不辨誰爲男女家者當自吾兩人始是年冬杪君以劇務致勞重裘鮮食數月不窺園圃會予展墓武林數詣君君開尊欸接談笑

如平時且約買宅同居如張陸故事予亦欣然幾忘其疾矣旣別甫兩月而凶問至哭之失聲蓋旣悼良友之幽明永隔又悲忼然如予者之來日短也君天性儉約獨于先人喪葬事無所惜與人交重義而輕利或有負之者亦一嘆置之所爲制義雅潔深厚卓然成家雖風氣屢變終不屑利方爲園故卒以此相左詩長於近體清麗和平不爲叫囂塗澤之作亦可傳也配沈氏故太平知府業富公女先君歿子七人某某女子五皆副室某氏出君得嗣稍遲長男女又相繼早世故婚嫁均有待而易簣時絕無一語及之者豈不欲以此亂其澄定之神識耶今年春拜君子影堂令嗣繼侃等稽顙以家傳請且曰先君子彌留時所

命也予自維不文不足以傳君然深友如吾兩人敢不敬諾謹舉其生平之最著者而餘事姑畧焉

論曰不量鑿而正枘宜其無所遇也失禽而不爲詭遇何害乎良工也若君者其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之謂歟

先室陳孺人傳

孺人姓陳氏名德幽世居德清縣之新市鎮爲處士懷方公長女秉性端靜十餘歲卽如成人年十六字於余余以家庭多故尋又丁先考艱故來歸時孺人年已二十有五余時爲童子師修脯不足給薪水孺人貶衣削食事吾母尤謹外父母歲時所賜悉出之以佐甘旨未嘗私一錢也乾隆戊子余舉於鄉辛卯再赴禮部試會吾母得急疾孺

人晝謹盥藥夜侍湯水以一身肩之而母疾竟不起當是時姻親坐視無可告訴乃罄所有付質庫中始殯斂如禮迨余歸已卒哭矣又年餘貧益甚遂不俟終喪衣食於奔走乙未至庚子又三踏棘闔皆報罷滯迹都門動經歲月孺人提抱小兒女攻苦食啖心力並瘁實余之貧累之也辛丑余始試吏圻輔孺人隨宦歷五縣所至率食不擇味衣不索新與居貧時無異婢僕竊笑之不顧也已而余欲引疾試謀諸孺人孺人曰吾不知作官有何樂尙疑我爲橘田計哉余意遂決旣歸佐余營先人窀穸及婚嫁事中間又哭兩子家婦喪積慘不怡身益衰老今年四月驟得末疾經數盥不能治短至後日漸危篤長逝之期乃除夕

前四日也孺人前在南宮縣時嘗臥疾月餘旣瘳卽誓斷
葷血又好潔房中器具日洗滌必再三五月至八月殆無
日不浴故中風濕甚深一發卒不治哀哉孺人將歸余時
余以貧故不能成禮故奩具視諸妹爲最薄孺人怡然安
之絕無一言懟父母余年四十僅有子頴孺人曰君家五
世單丁此豈可恃耶盍買妾以廣嗣續余從之先後舉三
男頴頤碩是也而頴與碩果早亡微孺人吾老境其可問
乎孺人長余二歲年六十有八嘗自祝曰吾有福當先夫
死今果如其言然令一秃翁噉噉然扶杖而哭之又將何
以處我耶姑拭涕呵凍粗述其言行如此

論曰惟不爭奩而父母賢之惟不改素而鄉里稱之惟不

妬妾而天以二子報之若孺人者或可爲閨中法歟

祭文

代作

於戲狂飈晝捲翠竹折枝嚴霜夜隕萱葉朝萎大限告阻
誰能踰之所嗟戚卹失此母儀猗歟孺人婉孌淑慎結帨
于歸不忘戒敬早喪君姑督掾內政精潔蘋蘩虔恭佐餽
叔妹輯諧無尤無衅嚶嚶不聞率循禮正迨夫中年隨夫
宦遊瞿唐灩澦行旅所愁孺人視之坦如安流奉職簿尉
鶴料沉浮孺人處之若典大州紡績不廢旨蓄預籌還顧
膝前怒焉嗣續爲置小星佐簪肅穆燕姑徵蘭彌月而育
如馨之兒得一已足愛逾已生出入顧復充閭旣慶官聲
日彰分符州縣佐理軍糧俾無內顧孺人實勲同庚聯德

松青柏蒼軍事告藏例遷一階忽思歸休不謀而諧買舟
東下朝雨夕颿去時黑首來時老衰惟山與水今仍昔佳
頓忘宛暘清氣滿懷凡歷十旬里門快覩奕奕新居聖墻
黜戶姻親沓來燕笑堂廡官廚之肴不如市脯錦城之繁
不如故土以樂餘年伊誰云妬如何孺人一病日臻參苓
罔效禱祀勿神青鸞矯翼永謝俗塵人生百歲隙駒朝菌
考終正命天壽何論况逾七十象服宜身有夫有子有女
有孫魂而有知含笑墓門憶昔我子省舅于蜀孺人愛之
如珠如玉至今不忘勒銘心曲方欣拜覲問寒問燠曾幾
何時易笑爲哭攄此哀詞情不盡幅尙饗

贈儒林郎太學生董君紹宗墓志銘

君諱紹宗字惟傳潛齋其號也世爲慈溪著姓君爲人行
篤而才敏父德儀公恒客遊於外君佐母氏操家政綱引
目張鉅細咸理事王母方太君尤謹故德儀公嘗語人曰
子職孫職恃此兒以一身兼之吾憂其少豈乎已而德儀
公與方太君先後辭世君殯斂中禮袒踊哭泣可繼可傳
又數年復遭母夫人喪哀禮亦如之君故多疾旣頻邁大
故益殫殫不能支彌留之際猶諄諄誠其子以祀田不足
爲憂則其所務也大矣君家貲本不豐而好義若嗜慾修
祠廟捐祭田與廢舉墜可稱述事甚多至若見戚友隣里
之甑釜生塵者而使之炊臥地不收者而使之葬尤藉甚
衆口至于今不衰君中年卽貢名太學不汲汲於進取蓋

以實行爲本視祿位泊如也以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有二配葉氏婦道妻道咸可法式後君六年卒一子昂候選布政司經歷孫五瑤琪璠珩璋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縣之剡畧介其戚韓君某來乞銘于余余雖不獲從君遊然案其行狀非飾美質之韓君無異詞是可銘也銘曰

生爲人稱歿爲人思何係乎尊位何藉乎高貲眈眈其原惟君之宅縣縣其祥乃君之澤

斷家事論

吾少處蔭下衣足食豐駸幾不能辨菽麥妄謂此境可長有而年甫弱冠汝大父卽捐館舍家事尋亦瓦解當是

時凡受吾家之恩德者非惟秦人之視越人肥瘠然且又
從而非之笑之唯恐其不早填溝壑中忍矣哉幸仰賴爾
祖妣攻苦食啖勉力撐拄數口之家苟延朝夕後二年汝
母來歸吾方爲童子師修脯之入歲不過二十餘千不足
供三月之食而汝母亦能削食貶衣或外王父母歲時餽
遺錢物悉出之以佐薪水吾以是得專精詩書舉乾隆戊
子科本省鄉試己丑下第歸益肆力詩古文詞及行艸書
自是以筆爲耒以硯爲田雖所入無多較之爲童子師時
已不翅數倍矣辛卯再試禮部三場未竟汝祖妣凶問
至踉蹌奔喪痛悔入骨抵家未幾一病垂斃幸觀音大士
夢中指示易涼劑爲參附乃得不死方吾疾革時尙無子

女晝夕侍湯藥者惟汝母一人因念兩親未葬嗣續虛懸而熒熒嫠婦又不知寄托何人五中崩裂豈復有知之者耶此後八九年衣食於奔走蹤跡蓬轉家亦屢遷辛丑榜後蒙

恩以知縣揀發圻輔前後凡五任繁簡所至之處非水旱隔并卽大獄大差心殫力瘁唯拊心自問從不敢爲一津潤私橐之事故能上下交孚雖危獲安誰謂廉吏而不可爲耶庚戌歲改知大城縣事年已四十有六矣每念先人幽壟未卜又無伯叔兄弟可代爲料理萬一此身先委艸露不孝之罪更大適偶患足疾遂力請解職而歸今又十八年矣中間癸丑先營塋事甲寅嫁汝長姊丙辰汝兄婚

戊午汝兄及弟相繼死庚申汝次姊嫁壬戌汝嫂又死癸亥塋汝兄嫂若弟甲子爲汝昏吾以憂患貧乏之餘生猶竭蹶了此可悲可樂諸大事其况瘁亦可憐矣吾今年六十有四便臻中壽亦僅十五六年馬牛之力實不能勝今以家事畀汝夫婦布衣蔬食差足以給苟非大事毋須關白也使吾得釋肩遲暮禮佛啐經娛情山水以終其桑榆之景雖死不憾至若立身爲學持家處世之道前所著提耳錄已盡之矣更何言更何言

書胡生元杲小檀樂室讀書圖後

嘉慶己巳三月之二日門人胡生元杲觴余於青琅玕山館酒中出奚君鐵生所寫小檀樂室讀書圖乞言展而視

之則題者已盈軸矣大率多鉅公通人之筆琳琅古藻之詞不文如予又焉能復贅片言以爲茲圖重而生方固請不止也姑以余之所期於生者別叅一說焉夫天下勝地之踞都會者莫如杭之吳山浙江走其左西湖浸其右潮聲動地山翠撲檐城郭街市咸可俯窺誠大觀也有所謂拂塵菴者又在山之最幽處菴之旁則爲小檀樂室胡生與其友范君崇階屠君焯查君揆初及君三慶讀書其中晴雨晨夕互相切劘資山林秀氣以爲詩文固宜其日開月益先後矯翮而起者數人矣雖然易陳者迹也長留者名也士君子讀古人書必期於有用夫根道義爲文章則詞無偏宕矣以經術飾吏治則政不苛嬈矣卽遭際不同

而立功立言皆足以傳遠異日者山猶是也林猶是也有過其地而指之者曰此昔時某某讀書處也有披其圖而玩之者曰此昔時某某讀書圖也則茲室之名奚君之畫且附諸君子爲不朽豈徒以流連光景作雪鴻幙燕比哉因書其後而歸之得無有以腐儒咎余者否

書滌硯圖後

予雖有硯癖然端不必鳳咮歛不必龍尾惟以細潤而發墨者爲適於用積十餘歲得大小二十餘枚其最佳者有五此齋之所由名也凡此五硯更番用之用竟必滌每當搯腕臨水時小兒女輒環視爲笑樂麾之不去族兄銀查因爲予作滌硯圖圖中人凡六其坐而指揮者爲予捧一

硯而侍側者爲仲子穎右手抱狸奴左執予手者季女也
或踞池濱滌墨或褰幃而窺者爲三子頤及一僮一婢也
雖貌不甚肖而意態良是其屋制則茅次數架無欄檻綺
疏之飾器具則竹床棐几無鼎彝玩好之陳屋前後有廊
有池有樹有雜花無亭榭山石之點綴真以硯爲田者之
居也嘗指此語妻子曰苟它日去官歸得似此家居粗畢
婚嫁以與此數片石終老更何求乎今歸田十八年矣丁
巳六月銀查兄亡戊午五月兒穎亡女與婢又先後適人
僮亦逃去而所謂一畝之居者亦旋得而旋失還視圖中
唯吾與頤及數硯在耳老懷尙可言哉因書數行於後非
惟傷老志之不遂且又恐茲數硯之終不爲予有也

書董香光書太元賦墨迹後

余之書凡四變幼時專臨顏平原多寶塔已而見趙松雪之洛神賦董香光之墨本太元賦悅之遂分日臨摹又時旁及米帖竟無一成至三十歲後妄欲自闢一途所書率奇險詭峭之筆頗爲人所稱譽如是者十餘年忽幡然曰吾書殆墮入魔道中矣豈可以逐臭者衆欲欺天下之有目者乎於是始專意學淳化閣帖及右軍道德經褚河南聖教序臨摹不輟者數年始得變換向來面貌殆盡今老矣臂苦顫指頭苦硬臨池五十年非惟不能得晉唐人筆意卽趙董二公堂奧亦不易窺探媿何如也頃因曝書畫見香光太元賦遂書數行於前空幅中佛頭著冀得無

太罪過否嘉慶戊辰六月八日

蘇靈芝聖像應見碑跋

蘇靈芝書在北京者有三予所見唯法源寺寶塔頌其鐵像頌及聖像應見碑皆在易州予官圻輔十餘年竟不能獲一搨本甚可笑也今夏邱子芸閣持此二刻示予蓋得之友人自易州歸者鐵像碑雖未殘缺而刻深畫重全失其真此碑雖有漫漶處完好者十尙八九觀其結體之灑落筆勢之遒勁使河南平原諸公見之恐亦不當屈居弟子之列案此碑乃開元廿九年勅諸州並建當時書者必非一人今概不著于錄惟蘇碑巋然獨存豈亦有神物爲之呵護耶嘉慶庚午六月八日

跋杜牧之書張好好詩帖

小杜不以書名今觀此卷奇姿逸態於唐人中絕無依傍而能拔子自成一隊者米南宮筆意頗似之唐人能書不傳者甚多歐陽公集古錄止載薛純陀等五人想當時未及見杜公此詩耳

跋山谷帖

宋四家書唯君謨爲最其一種風流蘊藉之氣全從晉宋間人得來海岳坡翁皆不逮也至山谷書則如生柴屈折如出土爛釘作一勒必左長作一弩一磔必故作顫態出之蓋有意變換軟熟面貌而不覺適成爲顫顫哆口矣世之學山谷者甚少善學如沈石田尙不免槎枒粗硬精采

都盡之病况徒欲襲其貌者無怪乎更變而爲奇形惡狀
爲我涪翁之累也不少

書陳懷志北岳府君碑後

此碑在定州曲陽縣北岳廟內開元九年潁川陳懷志書
以世罕椎榻故間有剝落而完好者尙多其書瘦勁挺拔
無後世俗態結體亦時出新意蓋胚胎率更而能變其面
貌非唯無媿顏柳直欲過之乃後世遂無有知懷志姓名
者則非貴弗傳之語豈僅文章爲然

書顏書宋文貞公神道碑後

乾隆壬寅余需次圻輔奉檄與歙縣潘君應椿編纂通省
男女孝義貞節事實及古今祠廟碑碣之尙存者錄送三

通館因得遍觀諸名刻無慮數百十種惜佳者甚少而又
皆斷缺漶滅惟隋龍藏寺碑完好者尙十之七又唐陳懷
志書北岳府君碑以椎榻罕及亦無大剝落余遂裝爲二
冊日供臨摹至魯公書宋文貞神道碑其石久裂爲三段
雖後人以鐵束之仍立故所而文義已不可識讀此碑在
顏書中最著故亦取一本藏篋中垂三十年今以贈門人
邱生文瀾雖模糊僅存形似恐更歷數十年并此不可得
矣姑弄之爲顏書中存此一種

五硯齋文鈔卷十一

仁和 沈亦然 韞山

德清縣新市鎮續誌序

新市鎮之在縣特一隅而已縣有志矣鎮曷爲復有志乎
蓋縣之志恒略況見聞所不及諮詢所未周則缺而不書
者多矣鎮之爲地也蕞爾生於斯游於斯者譬居家庭中
門逕之曲折器具之成毀家人之甘苦勞逸莫不了然於
心非如賓客暫至雖知之不能詳也此前志之所由作歟
志終于明正德閒至今已二百八十餘載中間胡君道傳
潘君穀等雖各有記載而均未成書惟戡穀沈先生作後
志一帙程君之彭又輯仙潭文獻十卷然沈書成於暮年

字句均未琢削程書則又失之太濫卽體例亦不無可議焉今去程時又百二十年能記載者絕少過此以往將欲求如縣志之略并不可得矣於是姬子寅伯邱子文瀾陳子鍾英暨吾家鑣龍墀等亟請於予曰君日事著作而梓里之闕如竊以爲不可予曰子亦知爲是書者有三難乎年世稍遠文獻無徵一難也前志作於水南陳先生黃犬之皮不可以補狐裘二難也予居此日淺杜門絕遊墨墨若夜乃欲令求物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三難也必欲爲之則諸君當各網羅舊聞事必有徵地無及遠或卽幽室之燭歟予雖蒙犬皮之誚不辭羣曰諾於是旁採沈程二書之可存者妄爲修飾又益以今時所搜採始明正德丙

子以後終於

國朝嘉慶辛未別爲續志八卷體例多遵前志而小變之
草率蕲事遺漏知所不免姑存之以俟後之更定者

汪春園璐松聲池館詩存序

嘗怪近世之談詩者之動言派與格也夫詩以伸志賦一
篇而必求入乎某派則志轉不伸詩以言情吟一章而必
求合乎某格則情反不達卽伸矣達矣蒙優孟之衣冠未
若吾本來之面目也寄王侯之門戶未若吾接武之茅茨
也況乎日爲之日習之進而不已雖不言派亦何嘗不與
之同源不言格亦何嘗不與之共律歟然則詩之道未
有不本於自得而不本於自得而欲以示人以傳後鄙未之聞

也吾友汪太常春園涵濡家學於書無所不窺束髮後卽喜爲詩自少壯至老凡感於哀樂與夫山川景物之流連昆弟友朋之離合莫不以韻語寫之亦第吐其心之所有卽已於世之所謂派與格者未嘗一掛口也予交君差晚嘗翫其訓贈諸篇不矜麗句不尚叫詔冷然穆然天趣自足一節見而百節知矣今年春君以微疾不起旣卒哭令嗣刑部誠將錄君遺藁授梓來乞序於予予受而讀之古今諸體大率皆滔滔自運不屑以粉澤剝割見長故其情真其語潔其音和以舒其氣清而暢亦足以掉鞅時流追蹤先軌矣尚何派何格之足云乎遂擇其尤者三百三篇釐爲四卷并序而歸之讀其詩如見其人矣

高竹澗宗文七十壽序

夫書言五福以壽爲先然非富則其境不怡非康寧則其身不泰怡矣泰矣非攸好德無以順性而養和故壽而富與康寧者少壽富康寧而又攸好德者爲尤少也如君者庶幾其備之歟君爲梅溪公少子弱冠時習見尊甫以勤儉起家兩兄愚亭秋崖或專治生產或兼習舉業尚未能全息尊上肩於是決意輟讀佐兩兄經畫內外事智周慮密小大井井老人因是益逍遙受供養處伯仲間能推逸任勞瓜果必共未嘗穴塞隙塗而自無風雨雀鼠之患故鄉黨之言雍睦輯諧者輒首推高氏中年後益精於廢居如猛獸驚鳥之發如淮陰將兵多多益辦俯拾仰取雖桑

研無以過然戒侈黜靡食不擇肥鮮衣不求輕暖風雨寒暑雖勞不乘肩輿嘗曰吾非惟惜福且以却病也至遇周恤貧乏及修橋蔭暍掩骼施湯藥諸善事未嘗少有吝心視世之奢於自奉而去義若熱者爲何如耶君素精青烏術先人吉壤乃與仲兄搜抉十餘年得之其後衍慶鍾祥莫不若撻左券或戚友中有貧不能擇地者輒爲之登陵降阿蹴踏榛莽見砂水如法朝揖可取而價不甚昂者必爲設法購之且佐其窀穸訖乃已人以是多感之方君伯兄之勑建普濟堂也願大而力不任君與仲兄實陰助其始基故能迄有成功而利濟甚溥則君之好德誠未易一二數也子四人其三有官階君與繼配王恭人皆以三子

員外郎鳳臺貴封如例一門之內融融洩洩諸業並興君
唯跣履曳杖日以聽諸孫讀書聲爲樂人徒知羨君之壽
富康寧而不知其皆自好德中來也由此曰耄日期頤美
意所延天不能限語曰長樂無極老復丁請卽此言爲君
遙頌之矣

高孺人六十壽序

夫閨門聯德白首比肩固宜張筵於悅辰徵文以爲祝矣
若乃金萱獨茂蘭玉在庭懿行嘉言譽藹中外尤不可無
文約序其平生以見享年之有所自來也文學高君師異
繼母謝孺人爲太學生衡昭公淑女作配吾友秋崖兄冢
嗣國學生鳳儀賦性幽靜徽音流於在室時旣來歸煦煦

謙退嘻噏不聞似才遜於德者已而侍奉姑章襄理內政
精敏周詳輒如駕輕就熟人莫能測焉居恆不私設一美
饌私製一鮮衣處娣姒間以公以和遇力事不讓御下亦
寬然有容故一門之內如醍醐飲人不覺自醉初生二子
皆不育遵舅命子從子師巽師巽幼多疾孺人殫心鞠育
忘其劬勞越八年而師復生時年已四十有二人咸謂繼
子得食肥而不澤巽之愛其自此遷乎孺人則一視同仁
雖一桃一栗亦必剖而分之至今如一日云嘉慶五年所
天捐背妾顧氏故無子女孺人欲其偶影沒世爲閨閣光
故愛憐逾往昔及服除忽有去志度不可畱乃涕泣遣之
孺人喜觀古今善事女工之餘與家中人論說娓娓不倦

見戚黨中有潦倒者輒誡兒輩曰彼亦自好境中來人貴自立眼前福不足恃也高氏家世勤儉孺人事無巨細必上式舅姑至老無少異師異有聲庠序師復能會計承先業先後皆納婦一女適庠生魏嘉祿今年孟冬爲孺人六十悅辰師巽來乞序於余以知梗槩者莫如余也因撮舉其言之彰彰者爲加爵勸若夫瑤池閬苑之詞火棗交梨之說則非孺人所樂聞也

重建步雲槁碑記

新市之爲鎮也雖廬舍櫛比街巷棋布而水行其間支分派別地脈不相聯屬故石梁木杓在在有之若夫橫跨巨港滙上流諸水直趨太湖惟西柵發祥南柵步雲二橋實

舟楫之通津行人之要道也步雲橋真知荆建何代橋之名以步雲相傳見仙人於此躡雲上昇其說荒誕不足信或又云南宋定鼎臨安遠方之來謁選應試者道必經此因以步雲名橋庶幾其近之矣橋舊平亘東西下分五孔歲久頽圯乾隆初鎮人沈斗光等募貲重新至嘉慶十五年復壞陸行却步水行迴帆莫不望斷霓而咨嗟者於是吾家志燦與姬君璜等羣慨然曰慮始當先圖終任重必於借力苟使取諸人也約而利於人也溥安見其不可成事哉因量貧富別鄉市多寡隨緣不爲定限故人皆樂於施而謗聲不作既有端緒矣則量入制出庀材鳩工雷動百鎚日役千指更相度形勢改平梁以爲環故所費尤鉅

始於嘉慶庚午秋畢務於壬申仲冬觀者謂規模之壯椿
珉之堅他橋均不逮也又念橋南迫窄瀕河頗礙舟輿行
泊復拓地若干丈而襄夷之人益稱便橋東舊有永靈廟
頽廢已久廟前卽映碧亭至是并廟新之而改建石亭於
南岸重書其額且立碑刻焉工訖索記於予予固嘉諸君
之舉重若輕而又歎其用意之周密不徒爲一時苟且計
也故樂爲之記俾諸君姓氏與茲橋共永久云

汪西麓西疇草堂記

言幽棲者山居尚已其次則湖潒江渚游息於煙雲風月
中與沙鷗水鳥同趣亦足樂也若夫大海之濱沖澍沆瀣
風雲變態可驚可愕人多不樂居之卽聞有托跡者非編

氓土著卽魚鹽負販之倫雖終歲望洋樂於何有豈非人
與地之兩不相值歟汪君西麓以家世業嵯僑居海寧之
西塘其地距海僅百餘武賈區錯雜略似城市君獨超然
人外築草堂十餘間居之疊石浚池花竹掩映碎務之暇
輒開尊徵客或讀書撫法帖於其中倦卽散步塘上覽皇
波之拍天聽濤聲之動地日月若爲之浸浮魚龍有時而
出沒舉人世開胃豁目之境孰有過此者乎則君之樂居
於茲也固宜草堂西皆阡陌聯比春麥鋪菜秋穀垂穎遂
顏其堂曰西疇且介友人郭君來求予記予曰是固予之
所樂居而不可得者也敢惜一言乎爲粗書其概如此

候選州同知高君愚亭傳

君姓高氏諱宗元字伯陽別號愚亭世爲山陰縣後梅里人考梅溪公始遷居杭之仁和生三子君爲長天性孤峭於諸書多所涉獵獨不喜舉子業與人交亦鑿柄罕有合者以家世所業在吳門故客蘇州日多好飲酒然不能德將往往觸冒人人以此咸厭之年四十夢亡父持杖擊之曰年爾許尚沈酣若此耶遽驚悟自是不復沾涓滴孤峭之性亦漸變和平惟以施予貧乏爲事嘗夜行見巷門有雉經者探其胷尚溫急負之歸灌以薑汁遂甦詢之曰吾某家僕也因徵租途次失番銀八枚歸無以自白故引決耳君惻然如所失之數與之去明日同寓者知之駭曰君所爲誠善苟不活奈何君惟一笑而已乾隆丁未江南歲

歉乏食蘇州尤甚是時山東河南二省皆有截漕之請君遂上書藩司李公亦求入奏詞意欵備李公聽其言而壯之事雖不行吳中人咸稱其義已而君年益高君願益大嘗見京師江南及本省嘉興皆有普濟堂澤被桑梓而杭州獨無遽倡捐買隙地十餘畝於武林門內桐井巷隨投牒撫軍吉公慶乞諭勸鹺商等建蓋屋宇以棲止無告者公領之尋陞任兩廣去事遂寢君扼腕曰此豈儒衣冠者所能辦哉乃潛削髮走京師乞其友吳祭酒錫麒爲募疏遍謁諸貴人陳說懇切朱文正公珪笑謂曰此固儒者事也盍反初服當爲徐圖之居數月寂然會兩弟又東廣鏞聞之恐以是得罪急遣所親數輩入都促君還君亦念重

爲兩弟憂竟反初服歸里益憫然不樂未幾阮公元來撫
浙君復投牒如前公高其義方與鹽院延藩司劉籌畫所
出君以爲躋足可待也乃棄前購地復捐貲買舊宅基十
畝於中正橋大街以次建碑亭門堂軒室廚溷若干間規
模粗備阮公親至閱視者再手書孝義可風四字以旌君
并捐銀四千兩助堂中經費明年歲大祲卽堂中爲粥活
餓者不數月銀垂盡阮公亦以憂去逾二歲復任未久又
內召故迄無成功嘉慶十四年今撫軍蔣公攸銛蒞浙君
復陳建堂始末公雖以爲然而費鉅不可猝辦會十五年
秋有戶部郎中葉道傳獨輸銀五千兩朱嘉猷金泰吳懿
善顧灃共輸銀五千兩而鮑商等又請於引上酌加每歲

輸銀六千兩於是堂事始什成八九君聞之喜曰不意十
餘載之盡精厲氣乃竟不負乎撫軍以首倡自君一以堂
事委之辭不獲命竟以勞致疾卒時辛未七月四日也年
七十有三初君考存時每以宗祠未建爲憾歿後若干年
君獨任其責自購地至畢務凡用錢五百餘萬旣復竭所
有營普濟堂故歿之日無餘財生平工詞曲有江天雪續
琵琶等傳奇皆膾炙人口配洪氏早卒一妾無子亦遣去
以仲弟長子國學生鳳儀季弟長子候選理問鳳翔爲嗣
鳳儀先亡孫三人師巽師復師濟

論曰斷髮於一夢何其決也髡辮髮爲緇流罄家貲而
不悔何其勇也卒之衆緣輻湊竟副其願以歿又何幸也

語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又曰有志者事竟成其皆君之謂乎

候選直隸州州判副貢生同姓弟雪樵傳

君姓沈氏諱鑣字登湘號雪樵德清縣新市鎮人高祖宗元歲貢生以文行稱於時選桐廬訓導不赴卒曾祖本佳祖又成皆讀書不仕考廷梓國學生有三子長煦次燾君爲幼生稟異資齠髻時讀書卽不煩程督及學爲詩文神解宿悟自合繩尺年二十補弟子員益專精勵志視科第如囊中物旣而連躋棘闈至三十一僅舉乾隆甲寅本省鄉試副貢遂絕意榮達以觴詠自放於是詩日益工家日益貧而君之年亦漸老矣嘉慶壬申夏患肺疾臥牀數月

至冬初加劇屬續前數日子往視君君拊床泣曰吾大限已屆兄知我死後敢以小傳託子雖強慰譬之然已陰痛君之必不起矣越六日竟歿時十月十日也春秋五十有一君天性孝友事父母存歿無違禮昆弟雖析居至有無緩急未嘗分畛域與人交不設城府雖雅好嘲諢人咸畏其口而究亦無怨之者所爲詩多抒寫性靈因事感諷之作見塗澤雕刻者輒吐棄不顧方予仕圻輔時君嘗謂人曰梅邨雖工詩文恐一墮風塵此道不可復問子尋歸田急索予宦遊後詩文數百篇讀之乃大歎服曰圭臬在是矣自是朝夕過從有作必示予予有作亦必示君此中甘苦惟吾兩人共之而已君著詩甚富予爲刪定而序之者

僅數百篇今所遺篋存集是也彌留時無一語及他事獨以守書籍刻詩草諄諄然囑諸子則其志尤可悲矣既哭君以詩并次其生平副前日拊床之託知君者必不以予言爲阿所好也配章氏先君歿子四人伯壘仲塚叔增季坊女子二人一適童氏一待字孫三鼎耳得沙漠禮論曰詩能窮人身可窮心不可窮也詩能損年年可損名不可損也其雪樵之謂歟

孫孺人傳

孺人姓梁氏諸暨縣訓導

誥封光祿大夫谿父公少女東閣大學士諡文莊薌林公之季妹也婉孌淑順雖生長甲門一遵母氏凌太夫人教

舉動不絀於過差年十八歸同邑乾隆戊申科舉人今官
石門訓導孫君琪孫氏累世同居食指無慮數百舅既春
秋高家政咸綜於少姑孺人日佐撝作奉膳昕夕必潔必
精處諸娣姒間煦煦愉愉令人忘其門第故一家之中如
醍醐酪酥味無相反者舅姑每顧之而喜曰使吾家世世
如此張公藝詎難及哉孺人體素羸生一子一女鞠育皆
不付食母夜輒以刀尺佐夫子讀故恒不適於陰陽乾隆
庚子春得腹脹疾旋愈旋作醫藥罔克奏功至辛丑正月
生遂異舍年僅三十有二當是時門以內自尊上卑幼下
至婢媼厮養莫不殷田同聲積懃彌月則其淑德之宜人
也至是益信矣孺人天性慈儉視蔬布逾鮮華又奉釋氏

教戒殺放生螺蚌魚爵之屬歲恒活以萬計里鄙中有葵
枯不能存活者輒時時膏潤之嘗曰爲善最樂吾惟恐日
之不足敢不竟乎事訓導君巨細無違禮教子以勤問學
訓女以無非儀爲婦爲母咸可法式卒後二年訓導君始
舉本省鄉試又若干年秉鐸石門今令嗣邦濟又名冠翼
舍行且鵬騫鯤化矣而惜乎孺人均未之見也不亦悲夫
嘉慶癸酉某月日將夷體吉壤訓導君令其嗣手行狀來
乞傳予雖不獲交訓導君然昔與君族昆麗京同官圻輔
得粗悉孺人梗概故不敢辭謹次其行事如此

論曰嘗聞之惜福者恒永年爲善者必食報視孺人果何
如哉然閭德播於鄉黨餘慶流于子孫則天之所以厚孺

人者固在此而不在彼

夏孺人傳

文學高君瀾余友秋崖之孫也嘉慶甲戌冬手其母孺人行略踏門而請曰瀾五歲失恃無以知吾母懿行迨長檢先君遺橐得所爲祭文哀辭並詢諸外王母謝與從母之歸徐氏者始粗悉其槩今瀾年逾三十矣曾不得爲一日之養而又令吾母泯泯無聞將何以報罔極恩先生與吾王父交逾四十年自曾王父下至吾祖吾父吾叔三世皆賜之小傳得附文集安敢復有所求然非先生傳吾母何以光家乘示後人乎幸長者憐之余旣哀其孝思之誠又讀其狀無虛張之美不忍以衰老辭也遂撮其要而書之

孺人姓夏氏國子生奇巖長女母謝氏先世居上虞縣後
遷杭城之有玉橋距高氏居僅數百武兩家婢僕往來恒
稱譽孺人不置秋崖亦素稔其賢卽聘爲仲子鳳詔婦旣
來歸體閒儀靜悉如前所聞初孺人在室時爲稚弟以射
鵰弓誤傷左目致失明時慮不能愜夫壻姑嫜意益小心
恭順趨事如飛故琴瑟靜好尤得堂上歡居半載自念羸
弱恐不能有身屢諷夫納所從嫁婢鳳詔曰伯兄無子尚
未置妾媵吾奈何遽爾耶乃止已而子瀾生瀾故善啼舅
姑以初得長孫珍惜逾拱璧聞啼聲輒不樂孺人乃終日
置兒懷中夜則易軟底鞋抱之繞樓走俟熟眠始息少暇
卽親操縫紉及浣濯事未嘗盡委婢媼明年又舉一女亦

自任乳哺卽劬甚不惜也已而侍婢謀盜奩中物會事洩
遣去惟失一大珠蓋姑所賜物也恒自咎慢藏抑鬱得咯
血疾甫十旬而沒春秋僅二十有七歿後八年鳳詔登甲
寅賢書又三年鳳詔亦自京師還疾卒于練市舟中何賢
夫婦之均厄於數若此也孺人嘗效袁了凡誓行善事三
千條佑夫成名慰堂上及其亡也鳳詔於故紙中見所書
某日行某某事某日放某某物生手迹宛然未竟其志而
逝豈死生大限非人力之可潛移歟嘉慶甲子與鳳詔合
葬于西湖之翁家山子一瀾女一未字卒孫一顯曾

論曰婦之德四貌不與焉若孺人之外宜室家陰行善事
卽盲亦何損而況乎失明者僅一目耶語曰不於其身于

其子孫吾於瀾也決之矣

馬孺人傳

孺人姓潘氏仁和人湖南長沙府知府諱經馭次女浦江縣司訓馬君正瀛之室也長沙公與司訓君尊甫琴宇公爲同年進士交最契耳孺人賢孝名曰事姑難事後姑尤難吾今乃得佳婦矣遂爲司訓君聘焉旣結褵舉措一如所聞琴宇公益喜馬氏世居城北之橋司婦女皆以蠶桑紡織爲事長沙公憐女非田家人特月給錢若干俾傭村媼自代孺人辭不受試日習之日爲之心靈手狎雖素嫺者無以過後姑沈宜人性嚴刻前姑黃宜人遺一女尚幼不爲後母喜每遇疾孺人必攜與同臥起慎節其藥食疾

止乃安既長適某氏奩具有未周者卽分已物與之無少
愆司訓君先出嗣伯父後故異室居乾隆戊戌赴禮部試
琴宇公又遠宦閩中而沈宜人遘疾甚劇孺人日夜侍牀
榻雖稚女索乳啼聲徹垣外不顧也會族人某欲構衅於
姑婦間遂誣孺人非親子婦有不利於其姑之心脫不測
必走愬之閩且愬患婢媼時浸潤於病者於是戚黨咸以
避宅勸孺人泣曰姑病方危甚而我以畏讒舍之去何以
明吾心且何以對吾翁吾夫耶遂侍疾如故疾尋亦瘳甲
辰琴宇公卒官已酉司訓君始秉鐸浦江未幾琴宇公有
官閩時賠鍰嚴檄追迫家遂瓦解孺人乃衣布食蔬操作
益力未嘗貽司訓君以內顧憂嘉慶己巳司訓君又沒於

任孺人年且老矣誓斷葷血體日益羸至壬申夏患脾洩
自汗不止醫藥罔效旋于十一月十一日棄養臨終神識
湛然附身衣裙皆出自口諭春秋六十有四孺人勇於爲
善見婦女之貞節戚黨之孤獨者必殫心計畫分其憂紓
其急而後已初長沙公未遇時恆資藉於外父周翁旣貴
報之踰所施故孺人雖嫁亦間遺無虛月司訓君之未登
賢書也將肄業僧院筆硯友五六人咸願附資與偕孺人
謂司訓君曰諸人中惟君家差豐盍獨任之俾各專精揣
摹朝夕相攻錯於君不更獲益乎從之是歲竟捷秋榜生
二子槌櫓日就外傳歸督責夜讀宛如嚴師恆誠之以敦
厚退讓之道今皆蜚聲於庠序克承其世德則亦慈訓之

力也丙子春榷樾等以余與司訓君及孺人兄世鼎爲深
交手行述來乞傳因節書其言行之可爲閨中法者如此
論曰生於宦家嫁於宦家可與言賢孝者尠矣若孺人者
豈非超然於習俗之外而能自率其性者歟

顧節母周太孺人傳

太孺人姓周氏毘陵人年二十歸贈公顧君敷五爲少妻
佐嫡金恭人理內政以淑順勤敏稱生一子不育已而贈
公夫婦相繼亡太孺人年僅二十有八誓以身殉贈公兄
省吾謂曰吾方以子濠爲而夫後宗祧之延保護之責非
爾其誰生不賢于死乎太孺人始銜哀偷息願任其大且
重者時濠方八齡雖日聞庭訓於所生而出入顧復唯庶

妣是賴金恭人遺二女皆幼太孺人則課之針紉閑以閨
範時其饑飽寒燠雖已出不過也贈公世業澁澁旣長卽
繼先業以捐餉得議敘同知太孺人因誡之曰官雖空銜
章服一也此後宜益自束修勿徒令人目爲貲郎澁唯唯
受教初贈公存時深嫉澁商以奢侈相尚恒舉古昔恭儉
樂善之事自勗故太孺人一遵遺訓持家教子率與寒素
等而於杭城之普濟育嬰恤嫠義渡義塚及施棺藥棉衣
諸善事必令其子助成之故前撫軍阮澁使延令採其言
行可以勵風俗式婦女者載之鹽法志中非虛美也嘉慶
甲戌始援例旌門是年正七十同里梁學士同書吳祭酒
錫麒等六七公方廣徵詩文以奉揚貞壽乃未及梓而太

孺人已于乙亥四月五日棄養宜澣之悲痛如所生矣孫
三人良芸良藻太孺人愛護尤至每冬夏夜讀輒忍寒暑
坐其傍俟讀竟乃寢良芸尋補錢塘弟子員生曾孫燠方
四齡卽令就外傳故門內外咸歎美其慈嚴之能兼盡云
是年秋澣以行狀介其友高君瀾求傳于余余曰是誠足
以勵風俗式婦女矣因樂爲之傳且補鹽法志之所未備
云

論曰嫠也而撫孤世恒有之撫孤而非其所生則難矣況
孺人者一側室耳卒能令所後之子肯其堂構以詩書教
子孫而曾不以爲難之又難則視長號引決于屍柩之傍
者爲孰愈哉

誥封奉直大夫邑庠生金君德寅墓誌銘

君姓金氏諱德寅字協恭宋吏部尚書諡忠肅諱安節公之裔也自忠肅而下四世皆家臨安五世祖潛始遷山陰之草帽橋又七傳至十二世祖號朴菴者仍遷杭入郡庠以孫四川按察使應奎貴贈通議大夫曾祖兆胤讀書不仕祖之驛直隸新河縣丞父遇以長子貴陽州同知德宏貴封承德郎君於行爲仲髫齡卽孝弟敦行如成人未弱冠補仁和學弟子員讀書務探根柢不屑以時藝鳴時淳安方先生棨如爲制義宗匠從游者若登龍門君初遇之宗人志章家從容謂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制義尤文藝之小者先生名滿天下不以讀書稽古誨後進而徒沾沾

於八比何耶方倉卒無以應聞者咸怪君狂君亦自是絕意科舉矣君伯兄旣遠宦黔中兩堂上日益衰君供養無缺愛敬悉根於心母阮太安人患暴疾甚劇諸醫咸謂不治君流涕被面叩顙連數十求救醫有沈李二姓者感其意誠爲窮技殫術疾遂得瘥及封公之捐館也太安人憂食指多令諸子割產兄弟中有擇膏腴者太安人慍不均君前白曰肥磽皆在吾家無彼此也太安人遂不復言已而季弟咸若負官帑事急君傾囊助之尚不足泣語其兄曰人有手足垂折而顧坐視其墮落者將奈何兄遽感悟亦傾其所蓄事遂得解有舉人黃某者君從子以衡妹壻也挾私怨誣控以衡於縣縣持之急君乃投書縣令媿媿

數千言披剝明暢令知其曲在黃立予省釋且欲得一見
君君曰吾第爲吾家剖誣耳誠不敢無事謁縣公公能爲
吾邑賢父母與某日趨庭下何異焉強之卒不往君家故
高貲以勇於趨義遂無剩財歿之日逋欠且千百幸徵負
者悉君行事咸願減半折券去則君之生平於此更可見
矣金氏自前明遷杭簪紱累葉不絕若應奎之爲按察使
以杖太監馮保家奴被劾閩撫學會亦以劾張江陵奪情
去官二公者尤卓然可稱兵燹後家乘殘缺君與伯兄廣
諮博詢譜牒復完所著文集若干卷以君棄世早子皆幼
遂散佚無存惜哉君生於康熙戊戌五月二十五日歿於
乾隆丙戌十二月十九日春秋四十有九以孫國棻貴贈

贈奉政大夫娶倪氏再娶周氏子六人長以淦次以泗早
歿次以濤出嗣叔父咸若後次以丙太學生次以杲候選
縣佐次泰候選布政使理問封奉直大夫孫五長樛候選
府通判次桓次楷次應麟嘉慶庚午科舉人內閣中書次
國棻議敘正五品銜君卒後四十餘年始卜吉於五支山
之原將與其配以某年月日窆幼子泰手行狀介其友吳
君鈞孫來乞銘於沈亦然旣讀竟嘆曰誠如是可無銘乎
銘曰

敦門內行曰孝曰友讀有用書以爲以守乃如之人曾不
中壽五支之山蜿蜒蜿蜒娛神松柏夷體邱壠光發乎潛
德而慶衍乎後昆

贈儒林郎候選布政司理問國學生魏君錦文墓志

銘

君姓魏氏名祥旗字錦文先世居慈溪縣之白沙大父子
衡始徙家杭州仁和考君耀生三子君其仲也賦性樸誠
寡言語初從塾師習讀未卒業迫家事鱗雜卽棄去爲賈
已而兄弟先後亡並無子君大懼傷厥考心卽請以長子
嘉貞爲伯兄振宗後又數年次子嘉儀生復出嗣弟俊文
人咸謂如君膝下何君曰吾惟知釋親憂慰亡者於泉下
耳安見此後吾不再舉子耶聞者咸歎其孝友慈邑白沙
居山之麓故有乾溪歲久堙於沙土遇山水暴下往往爲
村落患君首先剏捐募土人濬之且增培舊隄以束水勢

其橋路之圯頗者亦一一襄夷完整而後水陸無虞一村咸奠魏氏之居慈邑也已數百年故族繁而貧者甚衆往往死不能葬露積棺槨至百餘君酸然泣下亟謀盡窆之自市甑購灰及工值酒食之費皆仔以一肩迄蕝事而後已魏氏之無暴骨皆君力也於是復購祀田以定祭享之儀式鳩族人以新宗祠之傾頽又從姪婦章氏言而纂修譜牒次第舉行弗厭弗怠非水源木本之念恒縈結於胸中而能周詳如是乎君生平無宅嗜好口則適於蔬身則適於布差豪者酒耳然溫克可愛未嘗有心迷舌出時與人言恒意滿口重殊不流暢卽親朋間闊久亦無一寒暄語有時并迎送忘之或怪其樵而少文不顧也嘉慶甲戌

四月十有二日以疾終於家春秋七十配揚安人太學生
荆昌公女操內政皆有綱紀能佐君所不逮姑氏王晚年
以末疾臥牀第凡進湯膳浣厠膾及扶持起坐非躬自親
之弗安也尋侍翁疾劬瘁亦如之若是者數年竟以積勞
先君卒子五人嘉貞嘉儀楊安人出嘉玉嘉言嘉謨繼室
宋安人出孫三人元杰元變元憲將以甲戌年十一月初
三日啟西泠仁壽山之生壙與嫡配合葬其降服子布政
司理問嘉貞手行狀介其戚高君鳳臺來乞志銘於余會
有幽憂之疾固辭不獲乃爲之志而銘曰

口不必飾言善不必踐跡生稱於鄉而沒銘諸石西泠之
陽北山之岡永夷體於吉壤兮繩繩其昌

明僉事金公對峰遺像記

明僉事金公對峰以嚴氣正性服官嘉靖朝奸相嵩深嫉之尋復杖大璫馮保廬兒爲閹黨所劾遂以詩酒自放兩峰三竺間視簪紱涕唾也旣終壽二子俱無嗣幸公同母弟陝西同知某孫曾繁衍故至今不廢祀墓在西湖之仁壽山歷年旣久坏土日削松楸亦無存者嘉慶十八年公族孫孝廉應麟乃重封樹之并立石道左大書公姓名官位樵牧者始絕又一年復得公遺像於舊笥中丹青小落道貌如生急裝潢成軸且徵詩歌以廣其闡揚若孝廉者真無媿於爲人後裔者歟然以公之剛稜勁節生不能行直道於時歿又中絕其緒似天道不可間矣乃二百餘年

後使吾杭復知有金僉事墓合族之人咸得拜瞻公之鬚
縻凜然此中蓋有天意焉非徒孝廉之能不忘先德也